

·博士论坛·

## 社会 · 国际社会 · 世界社会 ——三种国际关系史阐释的视角？

孙兴杰

(吉林大学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需要有效的理论框架的指导,而国际关系理论则需要国际关系史的检验与修正。国际关系史纷繁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视角都难以反映国际关系史的全貌,只有将不同的理论视角加以组合才能实现理论与历史的有效互动。社会、国际社会、世界社会三种视角为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清晰有效的理论路线图。

**关键词:**国际关系史;社会;国际社会;世界社会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59 - 8095 (2009) 06 - 0116 - 08

随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 Td (理)

收稿日期: 2009 - 05 - 16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985工程 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东北亚国际社会的演进”(20081208)

作者简介: 孙兴杰, 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导师为刘德斌教授。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8.

T起 ET BT /F2 103.6 f 223.0 073.8 Td (主) j ET BT /F2 9.0 Tf 60.822373.8 Td (义) Tj



www.cnki.net

## 二、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

英国学派理论家赫德利·布尔从“社会”开始研究“国际社会”,在布尔眼中,社会是一种为了一定的价值与目的而做出的安排,“如果一个由个人或集团组成的群体不反对暴力以保障成员的安全,不遵守协议,以及不确保所有权的稳定性,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把这样的群体称为一个社会”。安全、诚信与财产权是支撑一个社会存续与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三者,社会将难以为继。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布尔并没有继续这一思路,而是直接依此为参照来界定国际社会:

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

布尔所界定的国家社会是与国际体系相对应的,国家社会区别于国际体系之处在于,在国际社会之下,国家有共同的利益、规则与制度,甚至是共同的价值观念。在此后《国家社会的扩展》一书中,国际社会的界定承袭了《无政府社会》中的定义:“一组国家(或更一般地说,一组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构成了一个体系——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一方的行为成为另一方必须考虑的因素,而且通过对话与同意建立了共同的规则与制度的指导他们的关系,并且意识维持这种安排符合双方利益”。布尔视野中的国际社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虽然国家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国家之间形成社会,“现代国家已经形成并且还将继续形成不仅是一个国家体系,而且也是一个国际社会……整个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中都贯穿有国际社会思想,它反映在哲学家、政论家以及国家当权者的言论中”。国际社会的存在保证了国际关系的稳定,在共同的制度与规则的制约之下,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国家无论大小都获得了生存的权利。

布尔对国际社会的界定清晰明了,但在解读国际关系史时却遇到了一些困难。国际社会对共同文化、价值观的要求到底有多高?如果共同的文化价值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怎样扩展,通过什么方式扩展?布尔认为现代国际社会是欧洲国际社会扩展而来,其他地区通过加入欧洲建立的国际社会而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随着国际社会的扩展,国际社会中的共有文化的浓度降低,因此,他认为“20世纪的国际社会思想更接近国家体系初期的国际社会思想”。

布尔对国际社会的界定内含社会与共同体两种要素,没有文化作为纽带,国家社会无法生成。布尔认为,“历史上出现过国际社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建立在一种共同文化或文明的基础上,或者至少是建立在共同文化的某些要素的基础之上,这些要素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认识论与世界观;共同的宗教;共同的道德观;共同的审美观或艺术”。布赞认为布尔对国际社会的界定过于褊狭,没有充分发挥国际社会这个概念对历史与现实的解读能力,没有共同的文化纽带,国际社会可以通过互动能力的提升,互动程度的加深而从无政府社会中生成法理型的国际社会(即社会型)国家社会可以被视为对一种互动日益增加的体系存在的理性、长期的反应。而罗伯特·杰克逊认为,“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观念和制度,它不仅表达了关于分歧、承认、尊重、关心、对话往来、交换的道德,而且展示那些规定独立政治共同体如何共存共处和互利互惠的规范”。杰克逊的

英 赫 · 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 4页。

英 赫 ·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秩序研究》,第 1 - 11页

Hedley Bull and Adam Wast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

英 赫 ·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秩序研究》,第 8页。

英 赫 ·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秩序研究》,第 3 页。

英 赫 ·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秩序研究》,第 1 - 13页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1993): 34.

姆·邓恩著,赵晨译,周桂银校:《关于国际社会的新思考》,志敏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03 - 304页。

界定更加偏重于共

www.cnki.net

之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它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动力。

社会、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是行为体的组织方式,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三者之所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界限分明主要源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国家是国际关系视野中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单位,国际关系被界定为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之间的互动被“清除”出国际关系的范畴,国家被当作同质化的弹子球,国际关系被高度简约化,但是也失去了国际关系的精彩内容。

吊诡的是,现实主义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唯一分析单位却没有解释国家的产生,仿佛国家是一种先验的存在。现代国家的诞生之初是与社会相互缠绕的,而且国家、社会、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是同时存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推崇的理论预设源出于启蒙思想家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的思考。国际关系理论

www.cnki.net

素。前三个要素可以通过学习和传授比较容易地获得,而社会及文化因素是难以传授的,所以刻意制造的制度难以发挥作用。福山认为对政治的理解不应该停留在制度的设计的层面上,应该还要关注影响政权发展的其他因素,他甚至认为“人们在活动中所遵循的建立在宗教、亲族关系和共同的历史经验之上的不成文规则,也是政权的一部分”。福山所讲的实际上是要重视社会资本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他认为一切社会都有社会资本,只是发挥作用的半径不同而已,如果其半径只局限于小家庭、家族或者部落,那么现代国家的构建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当前猖獗肆虐的索马里海盗便是国家构建失败的产物,这些海盗虽然不会理会政府,但是部落酋长的命令却不能不听。这样的现象不能不让国际关系理论家反思,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关系研究难以解释失败国家的产生,如果不从社会—共同体的视角出发也难以找到解决失败国家问题的途径。国家与社会是相互缠绕的,而且社会要早于国家,放弃社会的维度,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国际社会在英国学派理论中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尤其是布尔对国际社会的界定使人们可以从“一个独特的富有生机的视角审视现实问题”。亚当·沃森与布尔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更是以国际社会的视角解读国际关系史演变的力作。在诸多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中,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的研究保持着最为紧密的关系。巴里·布赞对国际社会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且提出了一些用以解读国际关系史的概念。

布尔、怀特等英国学派的经典理论家所界定的国际社会主要局限于欧洲,是欧洲历史经验的凝聚,并且认为全球性国际社会是欧洲国际社会的放大版,因此难以避免欧洲中心论。亚历山大·温特虽然以霍布斯、洛克与康德作为标签来区分三种不同的国际社会文化内在化的方式,但是难以用于国际关系史的解读之中,布赞对其进行了“改装”。霍布斯文化代表着一种强制;洛克文化意指一种理性的权衡(算计);康德文化则是一种信仰。三种文化与三种同素(强制、算计、信仰)形成不同的组合,例如,在康德文化中也存在强制或者算计了的因素。如此一来,国际社会就不仅仅是温特所界定的界限分明的三种形态了。经过改装之后的国际社会更具有解释的弹性,也更符合国际关系史的复杂性。在国际关系史的演进过程中强制、算计与信仰同时存在,只是不同的时期三者所占有的比例存有差别。温特所构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还没有获得历史本体的支撑,所以难以应用于国际关系史的阐释之中。他对社会的界定不甚了了,对于社会的定义只是提出了“几点直觉的看法”,不但没有区分社会与共同体之间的区别,而且也没有详细探讨共有价值的内容,只是关于 how/why 的问题,而缺少了 what 的维度。

布尔认为战争、均势、外交、大国、国际法是维系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也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共有价值。布尔过于倚重政治因素,他所列举的五种国际制度都是政治层面的,而没有涉及经济层面。国家的构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欧洲国家社会的扩展也是世界市场的扩大,但是布尔等经典理论家对经济学不感兴趣,因此就造成了经济因素的缺失。布赞将国际社会的制度分为首要制度与次要制度,所谓的首要制度就是“国际社会中深刻的、演变而来的以及历史性建构的社会结构,如主权、外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际法等等。它们由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和游戏规则共同构成,只要在历史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政治实体之间发生互动,我们就能发现它们的存在”。次要制度主要指自由—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一种建构、工具性的制度和国际组织。首要制度内嵌于国际社会之中,而次要制度则主要是为了维持国际社会的共有价值而人为设计的组织。

主权、领土、外交、军事、民族平等、贸易、民族不平等、民族主义等是国际社会的首要制度,根据它们的不同组合,国际社会可以分为六种形态。光谱“反社会—权力政治—共存型—合作型—融合型—邦联型”的左端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国家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并且不存在外交或者其他任何社会交往,光谱的右端是等级性政府,社会高度融合并形成一体化。中间的四种类型体现了国际关系史演进的历史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国家的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 页。

[美]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第 27 页。

Adam Watson, *Hegemony &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34.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 年版,第 266 页。

[英] 巴里·布赞著,颜震译:《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史学集刊》,2009 年第 1 期。

史脉络。权力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几乎没有共享的价值观念,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早期之间的战争可以视作此种类型。共存型的国际社会主导了欧洲一体化之前的欧洲国际社会;在合作型社会中,战争的合法性大受限制,自由贸易取代重商主义而开始盛行;欧盟则是融合型国际社会的典型;邦联制的国际社会现实中尚未出现。

依据不同的国际社会的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关系史的演进过程中暴力与战争越来越受到限制,自由贸易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将经济要素纳入国际关系史的分析之中能够更有利于解读国际关系史的演进动力和国际关系的结构。

布赞对国际社会做的另外一个修正将是地理要素纳入国际社会的分析之中。布尔与怀特等人关注的是全球性的国际社会,将当代全球国际社会视为欧洲国际社会在全球的投影,这势必忽视了欧洲在向全球扩张过程中与其他地区发生的互动。无可否认,当代全球国际社会的首要制度都始建于欧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除欧洲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不存在国际社会。欧洲的扩张与征服至少摧毁了中东、东亚与南亚等区域性的国际社会,在此过程中,非欧洲的国家社会对欧洲国际社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将国际社会的扩展视为欧洲国际社会的单向流动不仅陷入欧洲中心论的泥潭,而且使国际关系史的叙事显得非常不完整,也难以解释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

现代国际关系史最重要的转变之一是从帝国向主权国家的转型,欧洲人在血腥的厮杀之后建立了威斯伐特利亚体系,并开始创建海外殖民帝国的历程,东亚、南亚、中东、美洲等地帝国为欧洲殖民者所征服。欧洲人没有在欧洲大陆建立起帝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海外帝国,民族主义的传播、非殖民化运动使这些殖民帝国崩溃瓦解。在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威斯伐特利亚原则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建立起来。这些主权国家承载着殖民之前的历史与殖民地经验的双重遗产,迥异的历史经历决定了这些主权国家不同的发展前景。如果不将区

当代国际关系复杂多样,单靠一个视角难以得到完整清晰的认知,对历史的回溯同样需要多棱镜,社会、国际社会、世界社会为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层次有序、逻辑清晰的解读路线图。

#### 四、结 论

没有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国际关系史的编纂需要理论的支撑,但是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关注现实多于历史,或者以历史为理论作注脚,逻辑完美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应用到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之中。本文提出社会、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三个视角试图为国际关系史的编纂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理论路线图。

国家无疑是国际关系史演进过程中最重要的单位,但是国家是一个历史性的构建,因此国际关系史首先要解决国家起源问题,国家深植于社会土壤中,不研究社会就无法清晰地认知国家的性质与功能。“任何主权者所能控制的都只是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完全靠个人的良心、智慧和嗜好来掌握。所有的主权者都十分尊重风俗习惯,所有主权者都害怕和宗教发生冲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家视为类似单位(like units)的假定难以解读国际关系史的复杂性。

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史提供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指导,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与编纂能够对国际社会理论提出相应的修正。世界社会理论则是对国家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补充与修正,使国际关系史的叙事更加完整,图像更加丰满。

国际关系史是不同的行为体及其关系的“地层堆积”,只有通过多重视角和多种理论工具才能挖掘其中丰富的智慧资源,在理解历史的同时体察现实,预知未来。

责任编辑:任东波

### Society · International Society · World Society ——Three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s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UN Xing - jie

(Th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eds effective theoretical guidance, whi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should be validated and corrected by history studies. Any sing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can't explain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history, unless merging different kinds of IR theories.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society can merge into an effective clear theoretical road map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history;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ety; world society

于沛:《没有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英]F. C. 蒙塔古:《编者导言》,[英]边沁:《政府片论》,第75页。